

空中庭园

直木奖得主

【日】角田光代 著
钟蕙淳 译



跟踪、谎言、憎恨、外遇的心声、开启秘密的钥匙……
让秘密永远沉睡在心底吧！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空中庭园

直木奖得主

【日】角田光代 著 钟蕙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中庭园 / (日) 角田光代著; 钟蕙淳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04-4625-3

I. ①空… II. ①角… 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227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0-175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KUCHU TEIEN by Mitsuyo KAKUTA

Copyright©2002 by Mitsuyo KAKUT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BEIJING BOOKY PUBLISHING INC.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itsuyo KAKUTA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本书简体字版翻译由台湾麦田出版授权

空中庭园

著 者: [日] 角田光代

译 者: 钟蕙淳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易 见

策划编辑: 吴成玮 薛 婷

版权编辑: 李彩萍

版式设计: 利 锐

封面设计: 刘宇霞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625-3

定 价: 2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导读 ┐

从无间地狱到无尽祈祷：解读角田光代

新井一二三

才四十岁就已出版了一百多部作品，这样的事情，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显而易见，角田光代在日本文坛的成就非常突出。

1967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的角度光代，小学一年级时就立志要当小说家；在高中毕业后，她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梦想，努力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并积极参与了系里的文艺创作组。那个时候，同为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师兄村上春树在文坛上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对角度光代的影响相当大。众所周知，早稻田大学校园，就是村上春树经典作品《挪威的森林》里的背景。大学时代的角度光代，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学理论基础，在课余时间撰写着自己的作品、请导师深入指导的同时，她也投身于校园剧团的活动。总的来说，这段青春日子，充实而快乐。

21世纪初的日本文坛，为数不少的女作家曾在20世纪90年代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比如，小川洋子（1962年生，文学系）、恩田陆

（1964年生，教育系）、丝山秋子（1966年生，经济学系）等，其中，角田光代较早出名。1988年，大学三年级的她以“彩河杏”的笔名参加了“集英社”举办的“深蓝文学奖”（Cobalt Novel），并以《儿童午餐，摇滚酱》获得第十一届大奖，从此成为职业作家。集英社于1983年创办了该文学奖，发掘了许多有天赋的“青少年文学”作家。比如第三届大奖得主唯川惠、入选第五届佳作的山本文绪等，后来都进入“成人文学”领域，获得“直木奖”。推理小说家桐野夏生也于20世纪80年代写过多部“少女小说”。可见，那个时代的日本青少年文学出版界是“畅销小说家”的推手。尽管在文坛上，“青少年文学”的地位不如“成人文学”。

1988到1990年，角田光代以“彩河杏”的笔名问世的“青少年小说”有七部。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她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路线，用本名写了短篇小说《寻找幸福的游戏》参加“海燕新人文学奖”，并且得到了大奖。这个“福武书店”举办的文学奖只有短短13年的历史，但依然涌现了不少重量级的纯文学作家，包括第六届大奖（1987年）得主吉本芭娜娜、第七届（1988年）得主小川洋子等。《寻找幸福的游戏》描写了两男一女在东京共同生活组成的虚拟家庭，女主人公并不如愿、虚拟家庭渐渐瓦解的过程。

书中男女主人公都23岁（与作者角田光代同岁），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那时的日本大都会经济空前好，于是出现了一批年轻人拒绝“学校毕业后马上就职成熟”的既定道路。时代环境的宽松，使

得他们能够轻易找到临时工作，把自由自在的青春日子延长几年，以便寻找“真正的自我”。无固定工作的年轻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从不愁温饱，甚至能够常常背着背包去海外旅行；日元的兑换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使得年轻人的自助旅行易如反掌。媒体把他们称为“飞特族”（注：freeters，是把英语中“自由”和德语中的“工人”组合后发明的词，指那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寻找幸福的游戏》这种典型的作品，也被称为“飞特文学”。不过，角田光代的作品并不是时代潮流应景之作，而是一开始就包含着非常深刻的主题：年青一代对传统家庭的厌恶。最突出的是，女主人公对母亲的憎恨几乎在每一部作品里都若隐若现。在看起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中，各个登场人物都甩不掉将会走投无路的恐惧阴影。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飞特族”的生活逐渐变得困难。首先，无论走过多少个国家，始终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其次，一旦拒绝了既定的人生道路，即使想回头也没有路，在死板的日本社会，“飞特族”年纪越大越没有出路。1992年和1993年，角田光代前后三次被“芥川奖”提名，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从1991年成为纯文学作家后的五年里，她出版的作品只有四本；作家事业发展得不太顺利。1996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假寐夜晚的UFO》虽然获得了“野间文艺新人奖”，但是没有固定的读者群出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创作了一些儿童文学，马上有了可观的成就；以

《我是你哥哥》和《绑架之旅》接连获得1998年的“坪田让治文学奖”和1999年的“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富士电视台奖”，2000年，《绑架之旅》又获“路旁之石文学奖”。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给角田光代带来了难得的转机。之前主要取材于身边人事的角田光代，完全掌握了虚构故事的技巧。进入21世纪，她即使写同代人的生活，也懂得跟作品保持距离，进行全局的把握了。2002年的《空中庭园》被畅销书的巅峰奖项“直木奖”提名。当初专写各种各样虚拟家庭的作家，终于直面真正的家庭了。

《空中庭园》描写的是，东京郊区由夫妻和两个孩子构成的小家庭，他们以“凡事公开，家中无秘密”为口号，其实每个成员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大厦里发生的家庭故事，作者形容为“空中庭园”，显然跟沙上楼阁一样不牢靠。角田作品里一直忽隐忽现的主题——对传统家庭的质疑，在这儿被公开探讨。虽然作者采取的是漫画式的喜剧结构，给读者留下的观感却相当苦涩。

2005年，角田光代凭借着《对岸的她》得到了“直木奖”。自从以《寻找幸福的游戏》作为纯文学作家出道后，经过十五年漫长而曲折的努力，最后作为畅销书作家得到了行家的肯定。在得奖的记者招待会上，角田光代说：“自己走过了找不到写作方向的无间地狱。”《对岸的她》以两位三十五岁女性为主人公，最初是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的人生道路对比，可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表面上看来截然相反两个人，其实都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和迷惑，可以彼此

理解，也能共同面对现实的挑战。在作品的最后，两位主角和好，让人期待更好的未来。不过，贯彻整篇的主题，还是对家庭的怨恨和无奈，尤其是母亲对女儿有意无意的伤害。角田光代作品故事背后，“亲情”仍旧是最大的老主题。

2003年起，角田光代的作品不停地面世，证明这些年她的读者非常多。角田光代从青少年小说出发，经过纯文学、儿童文学，最后在畅销小说领域绽放才能，作品种类多，探讨的问题广，合乎广大读者的口味。除了小说，她也发表过许多散文，其中有生活杂记《开始向前走》、海外游记《明天要走阿尔卑斯》、专门谈电影的《西狄洼电影银光座》、漫游东京旧书店的《古本道场》等。

稳定生产多篇文章的秘诀，是有规划的生活。角田光代多次说过，她每天早晨8点钟到离家不远的工作室上班，轮流打开存在电脑里的多篇小文档，开始创作，到了下午5点钟，她就准时下班去附近的拳击场锻炼身体。对于保健很重要的饮食，她也非常在乎，常在作品里流露出来对烹饪的兴趣。

然而，角田光代的私生活相当神秘。2006年，伊藤高巳以《扔在八月路上》获得“芥川奖”，获奖感言提到妻子就是角田光代，令很多读者大跌眼镜，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角田光代已婚。日本文坛的夫妻作家有过几对，然而“直木奖”得主和“芥川奖”得主的结合，倒是可称第一。角田光代虽然承认了这个事实，但后来大家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家庭生活的报道，可见她对自己的私生活严

格保密的程度。

角田光代的作品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是因为她能深刻理解并传达出现代社会的苦楚。很多都市人对家庭和工作的疑惑，向来是她的主题。家庭非得束缚成员不可吗？工作非得磨损人性不可吗？她的质问一直延续到2006年“川端康成文学奖”作品《摇滚妈妈》。一个记者似乎指出了角田光代作品发展的方向，他写道：

“角田的小说好像都在谈如何祈祷。”没错，无尽的祈祷，大概就是对人间苦楚的最后答案。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大学公费留学中国大陆，而后旅居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十余年，自由作家。现定居日本，明治大学讲师，从事中日文写作。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导读 从无间地狱到无尽祈祷：
解读角田光代 新井一二三 001

温暖的家 001 阿Q回力车 037

空中庭园 075 拼布 111

自动上锁的门 145 光与暗 185

温暖的家

{ 女儿的秘密 }

生活其实交织着许许多多无法向家人坦白的秘密，
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我们家只好订下“开诚布公”的家规。
只要躲在这把保护伞下，家人就不会彼此猜疑了。

我是个在宾馆受孕的孩子，甚至是哪间宾馆我都很清楚——就是那家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宾馆林立的红灯区里的“野猴宾馆”。很多宾馆常常令人怀疑命名者的品位，比如“课外教学”、“阿啰哈”、“旋转木马”等，但是，“野猴”这个名字最让人汗颜，简直是“地狱级”的恐怖名字。然而，我的生命就是在这家名字极难听的宾馆里形成的，这真无奈。

正值十五岁，最是多愁善感。青涩年华的我，之所以知道当年受孕的地方，理由有两个。

理由之一，就是我的同学木村花。就是在那一天，清晨的《娱乐新闻》一窝蜂、天花乱坠地报道某个艺人在蜜月旅行时怀孕的消

息。木村花来到学校，一副似有若无的骄傲神情和大家聊了起来，她的父母当年远赴阿姆斯特丹度蜜月时怀了她。

木村花忘我地说：“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要去阿姆斯特丹这个地方。”她还自以为是地表示，虽然那里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必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的这番话，让一旁的同学听在耳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纵使心里不是滋味，这几个人也感受到了其中的“罗曼蒂克”，于是大家都怀着某种期待回家，不约而同地向自己的父母探问；他们故意拐弯抹角，用孩子气的口吻撒娇询问：“到底是在哪里怀我的呢？”当然我也不例外。

理由之二，就是我家的家规了。我们家是在“有话直说”、“白无禁忌”、“尽可能了解彼此”的原则下“运营”的。所以，打工刚下班回家的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理所当然地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问题：“交流道附近不是有家‘野猴宾馆’吗？就是在那里。虽然那家宾馆老旧没落了，但也算是那一带的‘老字号’。妈妈呢，当然也不想去那种地方，但是我记得，那天到处客满，你爸和我只好走着路，一家一家找地方休息，可是，‘旧金山’客满了，‘笔友’要等两小时，‘春神’也客满了。我们被柜台一再拒绝，根本没地方可去。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宾馆，最后就只剩‘野猴’有房间。”

爸爸和妈妈并不是为了避免我们学坏，才力行一切毫无保

留地公开，而是出于他们的根本想法。对他们而言，只有做了可耻、错误、丢脸的事才需要遮遮掩掩，就是说，只有不好的事情才需要遮遮掩掩。但是，爸爸妈妈坚信自己问心无愧，决不会做出不好的事来。

比如女性的生理期，他们认为既不可耻也不罪恶，所以当我第一次月经来潮时，就为我举办了“初经晚餐”。一如字面所示，爸爸、妈妈、小光（弟弟）和我四个人在Discovery Center里聚餐，恭喜我变成“少女”。

性行为也是一样，我们也为小光举办了“性自觉晚餐”。当然爸妈还不至于张扬地恭喜他梦遗或给他买成人书刊，但依旧在Discovery Center里聚餐，告诉我们性欲本身既不可耻也不是坏事，最糟糕的是不负责、没有爱的性行为等。

我相信，如果没有“一切事情都必须摊在我们家的日光灯下”的这条家规，妈妈肯定不会告诉我“野猴宾馆”的事。“咦？哪里呢？不记得了！”“大概是在爸爸家吧！”妈妈很可能像这样搪塞，要不就是羞红了脸，责备我不该问这种事，总之，没有这条家规，妈妈决不可能招认“野猴”的事。

“孩子爸，今天美娜问我到底在哪里怀她的呢！”妈妈对刚进家门的爸爸说。

“野猴啊！忘不了的。”爸爸不假思索地回答，甚至还补了一句，“小光好像是在这个家里吧！”

“哦……这我怎么好意思告诉别人啊！人家木村花是在阿姆斯特丹！我却是在“野猴”！天哪……这样不是让人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吗？”我大喊着。

晚餐吃煎饺。我们围着餐桌，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包饺子。我包的是紫苏虾仁饺，妈妈包的是韩国泡菜饺，爸爸包的是普通饺子。小光还没回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社团，很可能在Discovery Center里闲晃。

“老爸，你得先去洗手，再来帮忙嘛！”我说。

“不过，美娜啊，以前去阿姆斯特丹度蜜月的一定是嬉皮士！绝对在那里嗑药吸毒了！那孩子叫小花是吗？我知道了，难道这就是老嬉皮的最后下场吗？”爸爸说。

“老公，我也要喝一点啤酒。”妈妈插话进来。

“嬉皮士太落伍了！不过和‘野猴’比起来，嬉皮士还是挺酷。唉……”我嘟囔着。

“先不说这个。你们不觉得小光最近很晚才回来吗？”妈妈无视我的抱怨，说道。

爸爸和妈妈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过着平凡的生活。而后两个成绩差的“小混混”坠入了情网，在毫不矫情、充满大男人主义风格、未使用保险套的“亲密接触”之后，自然也就早早“奉子成婚”，过起了平凡夫妻的日子，至今依旧。

“可能快要变成小混混了吧？不是说‘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吗？”我突然想起妈妈告诉我的交往经过，这句话脱口而出。

“什么小混混啊，早就不流行了！”爸爸一副索然无味的神情一边说着，一边把电烧烤盘放在餐桌上。

一直等到7点半，仍不见小光回来，我们三个人只好先吃了。这天的话题一直围绕着“野猴”打转。一家一家寻找空房间的走路情景，恍如昨日，爸妈记得一清二楚，他们也把妈妈告诉爸爸意外怀孕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吃过饭，洗好碗盘，我们转往沙发坐定后继续这个话题。当初为什么会在那一天上宾馆？我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眺望阳台远方像是点点渔火的街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起十六年前的宾馆样貌、约会模式等过往的时光。

就这样，又有好多往事被掀出来，摊在我家的日光灯下，成了大家的美好回忆。

早晨7点，空气像冻结般凛冽，我紧握着放在餐桌上的零花钱走出了家门，小碎步跑向公车站，呼出的气在我的鼻尖扩散成扇形白雾。当我来到公车站牌前，不经意地回头一望，我们的社区矗立在清澄的空气中，窗户全朝我这个方向，好几户的阳台上垂挂着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衣服晾晒在阳台上，拔下插头的圣诞灯饰也随意堆放其间，但就是不见半个人影。在晨光的映衬下，静静耸立的社区仿佛舞台布景。

这个有十七年历史的一整片公寓住宅区，比即将满十六岁的我